

索契冬奥会今天凌晨开幕

此前4名中国选手完成首秀

2014索契冬奥会的重头戏——主题为《俄罗斯之梦》的开幕式演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索契奥林匹克公园菲什特主体育场拉开大幕。昨天，开幕式总制片人康斯坦丁·恩斯特向媒体介绍了演出的具体情况。尽管他表示要把所有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但还是抢先透露了开幕式的一些小细节。

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当地时间2月7日20时14分（北京时间2月8日0时14分）开始，以纪念俄罗斯在2014年首次举办冬奥会；《俄罗斯之梦》寓意如巨人般的俄罗斯从沉睡中苏醒，并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变化；在可容纳4万人的体育场内，俄艺术家将倾情上演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开幕式将持续2小时30分左右，共有3000多名表演者参与其中。开幕式上还将上演烟火表演，届时3500组烟花将照亮菲施特体育场的上空。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恩斯特说：“我们希望展现出俄罗斯的主要成就。我们不会去炫耀我们享誉世界的流行乐团，但是在经典音乐、艺术、绘画等方面，我们有很多值得表现的元素。在开幕式中，你们会听到众多美妙的音乐，欣赏到俄罗斯顶级舞者带来的精致芭蕾。”

对于邀请哪位歌手演唱奥林匹克会歌，恩斯特透露说，当红于世界歌剧界的女高音歌手安娜·奈瑞贝科将担此重任。此外，恩斯特还表示本届冬奥会开幕式上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他介绍说，运动员出场就很有看头，既富有动感，又不失趣味。据悉，舞台中央地面将呈现出地球的形象，当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时，地球仪就转动到该国的位置，运动员仿佛从这个国家的中心走出，走入场地，就像古希腊的英雄出现一般。

开幕式前，花样滑冰团体赛、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赛和单板滑雪男女坡面障碍技巧赛“等待不及”，在2月6日率先开赛。中国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选手闫涵、双人滑选手彭程/张昊和女子雪上技巧运动员宁琴分别完成首秀。

作为第一个出现在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赛场上的中国运动员，宁琴在首轮资格赛中做了转体360度和后空翻一周两个跳跃动作，其中第二个跳跃动作难度系数达到了1.47，是当天最高的难度之一。最终第21位的排名也让中国队的领队和教练都对晋级20人决赛信心大增。

在花样滑冰赛场，中国小将闫涵和牵手不足两年的彭程/张昊参加了男单和双人滑短节目比赛。闫涵以85.52分名列第四，积7分。彭程/张昊以一曲中国风的《卧虎藏龙》得到71.01分名列第三，比当晚成绩最好的沃洛索扎/特兰克夫少了12.78分。

综合新华社报道



▶2月6日，中国队选手张昊/彭程(上)在双人滑短节目比赛中。 新华社发

◀今天凌晨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发



第64届柏林电影节开幕

评委梁朝伟亮相

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正式拉开大幕。11天，1200部影片，这一年度电影盛宴再次让世界影人和影迷的目光聚焦德国首都。

爱德华·诺顿、比尔·默瑞等著名影星现身开幕式红毯，担任电影节评委的梁朝伟则压轴亮相，熠熠星光点亮柏林夜空，也点燃了影迷的热情。作为揭幕影片，《布达佩斯大饭店》在柏林电影节里举行了全球首映，也吹响了主竞赛单元“擒熊”之路的号角。

相较于前几年柏林电影节的严寒，今年柏林冬天整体偏温暖，不少女明星一改以往柏林电影节开幕式较为厚实的穿着，改以各种清凉装扮现身。

而在华语明星方面，由于几部主竞赛单元华语影片排映时间比较靠后，首次出任柏林电影节评委的梁朝伟成为了最为人熟知的华人面孔。不过，光头形象出现的他却在现场被很多观众误认为是台湾导演蔡明亮。

在谈到首次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审时，梁朝伟坦言自己是紧张与兴奋并存，虽然在去年也曾因为《一代宗师》的关系来到柏林，但是因为这一次肩负主竞赛单元评审的任务，因此电影节将不会太轻松。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梁朝伟出席柏林电影节开幕式。 新华社发

张艺谋缴清“超生罚款”

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天从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获悉，当天中午该局已收到张艺谋夫妇缴纳的计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7487854元。

据介绍，昨天中午，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收到了陈婷、张艺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缴纳的计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7487854元。据悉，陈婷、张艺谋按照2014年1月9日收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要求，在30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向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缴清了被征收的计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无锡市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将把上述款项上缴国库。



“我会去，”李龙说，“现在镇里派我看管石头将军，我每隔三天就上山。”

“石头将军？”我问。

“哦，这是五年前从湖底撩上来的，石头刻出来的一个将军。”他说。

我一时发懵了。好像在很多年前，我带益生哥上山，他说这地方在梦里见过，一匹司马驮着一个石头将军从湖里跳出来，石头将军落水，那匹马还问益生哥，这是你的家吗？

“这是你的家吗？”这个回忆让我毛骨悚然。当时益生哥对这里多么陌生，现在可真是他永远的家了。难道真有一个石将军落水和出水？

我相信浮生之上还会存在一个神秘世界，但我不敢沉溺在里边。让神秘依然神秘，凡人不必深究，我只能想着眼前的实事。我对李龙说，“你知道，我姨妈已经在去年去世，没有与她的儿子益生哥葬在一起。我托你，再过一段时间，找两个帮手，把他们的坟也迁在一起。费用你算一算，等会下山后我给你。”

李龙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你放心。要什么费用，

两把锄头的事。”

走了几步，李龙一笑，问我：“听镇里文化馆的老杨说，报纸上登了，你做官了，什么院长……”

“那也不算什么官……”

“再过几年，说不定还能做上县长！”李龙鼓励我。

这下引起了我爱开玩笑的劲头，说：“不骗你，我现在就管着十几个县长。”我指的是学院的处级干部。

“嗨，”李龙退后两步，看着我，说：“那还了得，我家隔壁桂新，前几年瞎碰瞎撞与一个副县长握了一下手，回来后吃饭时拿山薯都跷着兰花指。后来有人告诉他那人不是副县长，是副县长的弟弟，他那手指才踏实。”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也怕拆，怕前几天看到一个邮件很厚，拆开一看，居然是当年那个姓孙的“石一歌”寄来的。他称我“老友”，但我想不起与他说过十句以上的话。他寄来一本书，表明他又转而研究革命诗人贺敬之了。

拆开另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先生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作出终极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

“民族的脊梁”，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与“古终极”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和“肖脊梁”。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没想到立即解决了。这就是做官的好处。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

“那人现在在哪里？”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